

## 佳节词话

④

## 姨婆家的粽香



齐白石《端午美味图》。资料图

六月的海南，阳光像融化的蜂蜜，黏稠地淌在椰叶上。万物仿佛从混沌中突然苏醒过来，嬉笑奔跑着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手机在办公桌上震动，我对着写字楼玻璃幕墙发呆，流云映在反光的玻璃上，像极了姨婆家屋檐下悬挂的艾草。

“阿囡，后日端午，回来食粽。”姨婆的普通话带着海水漫过沙滩的温软，听筒里隐约有粽叶在清水里腾翻的声响，夹杂着隔壁婶子的笑骂：“别是想孩子想疯了，早几日就把粽叶泡在大水缸里了！”

是啊，端午节到了，沙良村的荷花盛开了。

半年没回来了，沿途的风景都变了样。车窗外闪过成片的槟榔林，青褐色的树干笔直如剑；田间的稻子黄灿灿沉甸甸压弯了腰；一垄垄色彩鲜艳的辣椒挂满枝头，显露出即将丰收的喜悦。远处，温驯的黄牛眯着眼倚在树荫下，不时地甩动着尾巴；一群鸡宛若无人地赖在路中央不走，喇叭和驱赶声却招来了路旁的鹅伸长了脖子“嘎嘎”地叫。

正值盛夏，田田的荷叶铺满村里的荷塘，绿意盈盈，彼此交错，用它们摇曳的身姿，诠释着炎炎夏日里的风情与清凉。空气中弥漫着荷花的清香，有粉红的，淡黄的，偶尔还冒出一朵紫色，亭亭玉立含苞待放。不时能看见蜜蜂钻进钻出蕊，带走满腿的花粉，花洒般的莲蓬已褪去稚嫩的金黄，撑开了翠绿的伞。塘边的水蓼开着淡紫色的花穗，几只红蜻蜓停在荷茎上，微微颤动着透明的翅膀，忽然“扑棱”一声惊起，带得荷叶上的露珠跌进水里，漾开一圈圈细小的涟漪。好一幅“映日荷花别样红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情画意。

进了姨婆家，院里亮起昏黄的灯，不时传来嘻嘻哈哈的打趣笑闹声，好几位和姨婆年龄相仿的女子正在院里忙活着。“姨婆，我回来了！”“运气好哟，粽子准备出锅了，管够。”姨婆捶着腰笑着从灶台前转过身，鬓角的银发上还沾着几粒糯米。“看你高兴的，都念叨了好几天了。”“我家囡囡我喜欢，不行啊。”姨婆们都笑了起来，大家聊着天手也不闲着，粽叶在手中翻飞，像灵巧的蝴蝶，宽大的叶片在她们掌心卷成圆锥，填入糯米、咸蛋黄、卤得油亮的猪脚肉，再用马莲草细细捆扎。粽叶特有的清苦混着五花肉的油香扑面而来，我忽然想起上学时课本里说的“角黍包金，香蒲切玉”，原来古人笔下的端午，都藏在这乡村的烟火气里。

姨婆掀开灶台的木盖，蒸汽裹着浓郁的粽香入鼻，粽叶的清香、糯米的甜糯、五花肉的咸香，还有隐隐的草木灰味，瞬间填满了整个院子。我拿起一只，迫不及待地用剪刀剪开马莲草，糯米裹着油亮的蛋黄，咬一口，卤汁渗进米粒里，咸香中带着糯意，“多吃点，我今早去

市场现买的黑猪肉。”说着，姨婆又给我拆了一个，糯糯香香的粽子里，裹满了虾仁和猪脚，这是特地为我包的啊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问姨婆为何不按“规矩”来，她刮着我鼻尖笑：“囡囡爱吃啥，姨婆就包啥。”

舌尖忽然泛起童年的味道，那时我总爱趴在灶台边，等姨婆把第一只粽子捞出来，烫得直用手却舍不得放下，姨婆便笑着用筷子戳一块猪脚肉塞进我嘴里，油汁顺着嘴角往下淌，惹得一旁的黄狗直摇尾巴。

姨婆不让我洗碗筷，也不让我帮着包粽子，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让我回屋歇着去，她和另外几位姨婆要赶着把粽子包完煮好，还告诉我屋后塘里的荷花开了好多，睡觉都能闻到花香。

三天假期转瞬即逝。我提着姨婆塞得满满的行李袋离开。村口的大榕树下，几位阿婆正往竹篮里装粽子，准备送去镇上的市集。看见我，她们挑出几只往我手里塞：“带上带上，这是用荷叶包的，比城里卖的好吃。”

车启动了，荷塘上的雾气正慢慢散去，在朝阳的照耀下，荷叶上闪烁的水珠滚动着，像撒了一把晶莹的碎钻。我回头望去，姨婆还站在荷塘边挥手，蓝花围裙在晨风中轻轻扬起。姨婆曾说过，岛上的女子都应该有荷的脾性，经得起烈日，承得住骤雨，月光里能酿出清甜果敢，平凡却散发着动人的光芒。

## 如歌行板

凌云

## 一声山水

近日，姐姐从庐山回来，她说本来想去赏樱花，却遇上落花时节，脚踩在纷纷扬扬飘落的花瓣上，竟也觉得分外美好。

此外，她还颇有些殊胜的际遇。比如，在庐山半山腰的书店里，四下无人，她常独自坐在窗边静静地看那些云雾倏忽来去。避开旅行高峰期，经常会有包场的感觉。清晨去深山里散步，云雾深处，看到很多麻雀，乌泱乌泱的，在山林里啄食，兀自欢喜，仿佛天地间，唯有她在领略这独处的万千妙趣。

偶遇了一些世外高人，跟她分享许多故事。庐山上有很多别墅，年代久远，传说最早的别墅，是赛珍珠的父亲购地修建的。没错，就是那位诺奖获得者，她的父亲是一名牧师，修建的房屋至今还很结实。

谁能想到，就这么大的一片地方，竟然有196个国家的人曾在那里购地盖房。这些别墅都是永久性产权，跟山脚下的完全不一样。夏天在此避暑，是绝佳的好去处。就连书店，也特别人性化，四下都是敞开的风景，人在书店里，随手翻几本书，很容易沉浸其中，仿佛是融入了大自然。

北京的朋友也颇有闲情，早春下扬州，去邂逅撑一把油纸伞，满蕴着温柔，微带着轻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。鹧鸪声里，欸乃一声山水绿。至于那些花树，是要开在小桥流水畔，还是要开在云雾深处，袅娜婷婷，书写春天的韵脚，便不得而知了。

而我，馋的是一把春笋，可以炒鸡蛋的香椿叶子，还有自水田里打捞出来的月光，沾染了乡愁的滋味。

想起中文系二班宿舍里的女同学们。那时我还在湖南读书，春天里，经常跟同学宴游西山。没错，就是柳宗元笔下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里的西山，奇峰玉立，怪石嶙峋，就坐落在我们学校新宿舍的后面。每到春天，西山上的山茶花开了，我们都要结伴去郊游。采摘几把野葱，洗干净去食堂炒鸡蛋，或者采些金银花，晒干以后泡茶喝。更多时候，我们带上唐诗宋词，去山里面诵读。山里有无人搅扰的安宁，还有绿意盎然的无尽春意。

后来有一年，新宿舍施工，据说在西山脚下施工队挖到了一座汉代古墓。我们至

今无法想象楚国当年的风华，只知道潇水清，潇水长，离学校不远的朝阳岩公园里，有很多唐宋摩崖石刻。沿水路而来的文人们，前赴后继地将他们的风雅镌刻在岩石上，历千载而不衰。

大学舍友来自五湖四海，有时开卧谈会，我会好奇地聊起她们的传统服饰和节日。瑶族的秀美，是江永千家峒人。她们那里盛产三香：香芋、香柚、香米。江永千家峒还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，最负盛名的女书便来源于斯。女书虽濒临失传，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传承火种在新一代传承人中得以延续。

秀美偶尔会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说，每年三月三的盘王节，是瑶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。届时，族人身着盛装，以隆重的仪式祭祀先祖、载歌载舞，共庆佳节，祈愿风调雨顺、族群兴旺。

我上铺的雷是畲族，来自福建光泽，她吃辣椒的本领能秒杀全班湖南人。她经常会说：“我们生活在汉族聚居区，生活习俗早已汉化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文化融合。我记得我们老家修族谱时，看了古书，说畲族也是盘瓠的后代，所以畲族有几个姓：盘、雷、兰、钟。”

后来我查阅资料才发现，原来畲族是个神奇的少数民族，在畲族的图腾崇拜中，盘瓠与凤凰共存。有关畲族凤凰装的传说，据说来自上古神话。

有一年学校组织春游，我们去了舜皇山。史记记载，舜帝南巡，驾崩于九嶷，葬于苍梧之野。如今走高速回湖南，途经宁远，还会看到九嶷山的指示牌。舜皇山在东安，山上有娥皇女英瀑布，如银似练。站在瀑布脚下，看着自天而降的奇观，李白的那句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仿佛有了具象化的表达。

苗族吊脚楼依山而建，山上多竹笋与茶叶。我们欢呼雀跃地采摘，忘路之远近，忽见一小山，山顶上是一片绿油油的水田，忽然一团云雾飘过来，浓郁得化不开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水田里原本有许多蝌蚪游来游去，等云雾上来，阵阵蛙鸣，随着水汽的升腾，视听都瞬间变得模糊。

俄而云雾散去，远处吊脚楼的屋顶上沐浴了一层金色阳光，我看到在那阳光里，一位穿戴青色大衣的老人，如静默的岩石一样，遥望着大山和远方。

毕业后四海漂流，已经很久不曾有这样一个春天，回潇湘走访。比如去东安吃一顿好吃的东安鸡，顺便去拜访大学时代的老同学，讲讲潇水两岸的春天。或者去江华深度体验瑶族风情，看看我们班上那对神仙眷侣如今过得怎么样。

一想起可能会有一个春天，如此临近，我就不由心花怒放。

## 季候物语

黄道娟

## 樱花树下

站在樱花树下，花如海，人如潮。我惦记着花儿，也被花儿惦记着。

一千多年前刘禹锡说“牡丹花开动京城。”前不久，我在武汉东湖磨山樱园同样感受到了“樱花盛开动江城”。不仅江城，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，也包括我。人们仰着头、举着手机，小孩儿骑在爸爸肩头伸手想够低处的花枝，大妈戴着丝巾在花下转圈拍照。爱花的心啊，古今都一样。

今年春天，武汉东湖磨山，一万多株樱花同时“炸开”。对，是“炸开”。因为太过于热烈了，赶场似的，开得这般的管不顾，遮天蔽日，实在闹腾。春天的气

息，被她们演绎得如此蓬勃生动。磨山樱花是适合远观的，因为面积够大，白茫茫一大片。远远望去，就像是天上的云海跌入人间，层层叠叠，连绵起伏，四处蔓延。微风拂过时，花浪翻涌，如烟似雾，与湖水氤氲成恍兮惚兮的梦幻秘境。樱花之美，在于簇拥。从枝头开到枝尾，密密匝匝，不留一点空隙。白的，白得像宣纸；粉的，粉得像姑娘的腮红。清新质朴，温柔可人。

樱花树下，人被花淹没了。前后左右，头顶脚下，全是花，有如误入桃源仙境。人在花中游，性情也温柔。此时，不敢大声说话，不敢快走，生怕惊扰了什么。穿汉服的姑娘们三三两两从身边走过，发髻上簪着一朵樱花，衣袂在风里轻轻飘动。拍婚纱照的新人，新娘提着裙摆，新郎帮着她拂去落在头发上的花瓣。此情此景，令我想起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镠写给妻子的那句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。君王思念爱人，希望和她一起踏春、赏花。这是一个帝王的浪漫邀约。如今，我在这里看樱花盛开，看成双成对的人群，也同样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欢愉。正是：春风熏得游人醉，对影樱花客忘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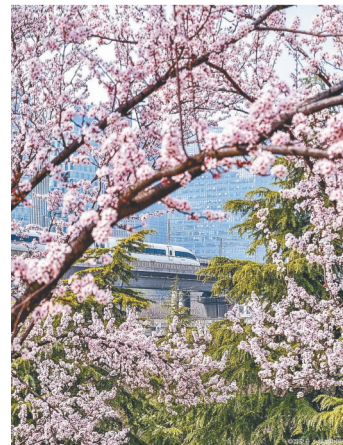
起风了，落英缤纷，花瓣打着旋儿飘向湖面，落在行人肩头。纷纷扬扬，像下了一场粉色的雪。不一会儿地上就铺了薄薄一层。我拾起一瓣，轻轻一吹，春天的问候，就荡漾开来。此时，最容易让人想起席慕蓉那首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：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/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/朋友啊/那不是花瓣/是我凋零的心。我想说的是，我非但没有无视地走过，而是跨越千里奔赴，只为看你一眼，不负春光，不负你。把你一年中最高的模样，映入心中。

湖边的垂枝樱，最是喜人。满树柔枝披垂，繁花串串如帘，如绿丝绦般轻拂水面。那些垂落的枝条，像是要与人耳语；那些向阳的花朵，又像是在仰望什么。一垂一仰之间，如此和谐。湖面如镜，将这一切纳入怀中。此时，花在镜中，镜在花里，一时分不清哪一树是花开，哪一树是倒影。风过时，花枝轻颤，像是在舒展腰身，水中倒影漾开了，虚虚实实，虚实虚虚，如梦似幻。

当地人称之为“瀑布樱”，倒也贴切。只是，这瀑布流泻的不是水，是光与影，是稍纵即逝的灿烂。有人匆匆拍照离去，有人久久凝望。凝望的人知道，花开花落不过几日。

樱花树下，还有成片成片的郁金香、油菜、二月兰，它们齐刷刷地站立着，列队一般，欢迎八方来客。那么清纯，那么洁净，那么养眼，像是泥土里有一架3D打印机，花儿被成批成批地打印出来。只是，上哪儿找如此绚烂多彩的油墨呢？

在出口小街，樱花融入了市井烟火，“入馔”“入饮”“入妆”，化作团扇上的纹样、发髻间的簪花、杯盏中的茶饮……盛开出可感、可触、可品、可赏的美丽经济。



武汉大学的樱花。资料图